# 「弘一大師傳」

軒　亮

弘一大師，在中國近代文學藝術史上，是佔有相當地位的人物。在他出家當和尚之前，是名聞大江南北的才子。他的才華是多方面的，無論金石、書法、繪畫、音樂、戲劇，造詣都很高，不止是「行」。以書法而論，至今被書家認爲他能融合古今獨創一格，那種柔中帶剛的筆劃，的確讓人越看越覺得好，他的字就像他的人，表面上沒有什麼出奇處，越觀察却越覺得深不可測。他的畫，曾被徐悲鴻認爲是無法超越的里程碑。他又是中國近代劇運的創始人，能編、能導、能演。音樂，不少至今還令人激賞擊節的曲子，在小、中、大學百唱不厭的，有許多都是李息霜——弘一出家前的俗名——所作的詞跟曲。比如說最有名的「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又比如「早秋」——「十里明湖一葉舟，城南煙月水西樓，幾許秋容嬌欲流，隔着垂楊柳。」還有在「晚鐘」裏的名句：「紛紛、紛、紛、紛、紛……惟落花委地無言兮，化作泥塵；寂（讀第四聲）、寂、寂、寂、寂、……春光長逝何不歸兮，永絕消息。」這些名歌，無論詞、曲，都有高度流傳的價值，當年全中國幾乎沒有人不唱李息霜的歌。在文學上，他的造詣也聞名國內外，同時，他還具有强烈的革命熱忱，看到國家諸事不健全、不上軌道，他就痛心疾首的批評、演講。出家前的弘一大師還是個常鬧戀愛的人，雖然他已有妻室，可是，許多有名的才女都與他結過緣，與日本女子「雪子」的戀情更是感人。從這些事跡看來，他很像一個澈底的浪漫主義者，好像拜倫，好像年輕時期的

托爾斯泰，同時也有幾分梵谷的影子，總之，在「李叔同」（出家前本名）時代裏，他是才氣縱橫，光芒四射的才子，才情之高，無人能出其右。但正在他大有可爲之際，他忽然拋却一切已經到手的繁華金粉，悄悄的出家當和尚了，還是苦行僧，並從此奉守「非佛語不語、非佛書不書」的自我戒律，終身不渝。世人把他當作「奇人」，方外人認爲他是「聖者」，他却自認孽障深重，只合當個和尚，連法師的名號都棄而不用。

從宗教的立場而言，接近「完滿」的境界，是非常非常難得的，他本着大慈大悲的胸懷，處處廣結善緣，苛己厚人，以俗人俗眼看來，眞沒過過什麼安逸日子，何況疾病纏身達四十年之久。但弘一大師圓寂前的那兩句話：「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又不得不令我們覺得他生命的完滿已臻化境。

是什麼因素促使李叔同，那個浪漫、多才、多情的才子，在大放異彩之際，忽然變成苦行僧的？又是什麼力量支撐着他，使他一生無時無刻不奉守戒律，做成一個完完全全，毫無瑕疵的和尚？這實在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問題。

本傳分三册，第一册，寫李叔同時代的弘一大師，卅九年多采多姿的塵世生涯，在短短的篇幅裏，不但要交待事件，還對他的心境之各層次轉變作交待，從有限的參考材料裏，來寫這第一册傳記，顯然看得出作者的辛苦。第二册是記述弘一大師廿年和尚生涯的事跡。他如何的隱名埋姓，又如何的隱不了名埋不了姓，在心境萬般痛苦下以驚人的毅力如何的超越自我，凡此都有很細膩的交待。第三册側重於他死前的記述。弘一大師圓寂之前的生命史非常重要，對當代人來講也是很神秘的，如果要了解這一代高僧眞正的思想精髓所在，欲探索他如何達到「佛」的境界，對這一部份就不可忽略了。其中對內心的刻劃非常深刻，也因爲經過前兩册的經驗，書裏一些佛家的特定稱呼名詞句構，都慢慢適應了，所以看起來覺得收穫更多。

弘一大師給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留下了什麼？那些寶貴的經典之作嗎？不是！還是我們也該學學他的樣，以過最簡單的生活，來追求一個理想？事實上，我們也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事。「佛度有緣人」，我們也許無福無緣。弘一大師爲凡夫俗子留下來的，最寶貴的就是他誠敬於事，一以貫之，終身不渝的精

神楷模。弘一大師的行爲，無一不是從「立定脚跟」做起。他不好高騖遠，只願做個好和尚，但一如他所說，「僧種已斷絕數百年」，一個好和尚甚至比成打成綑的大法師還要難能可貴。「成佛」，不是件渺不可及之事，從任何一個立脚點都可以開始，成敗完全繫於一念之間。我們平日爲人作事何嘗不然？能否做個正人君子，能否把事情辦得像回事，也不過是寸心中一星的閃爍而已。這一閃而逝的靈光，可能便是神、人、非人的分野，弘一大師以其堅苦備嚐的肉身，作了活的範例，我們敬仰，我們崇拜，我們自嘆不如，但是，我們別忘了，當我們在是非善惡的三岔口上徘徊之際，即使不唸一聲佛號，也不妨想一想弘一大師這四個字。只要如此，雖然只是弘一大師的千萬分之一，大概也够我們終身受用了。

每一個人都有慈悲心腸，這是有生俱來的，不足爲奇。但能把這點慈悲心腸延伸到萬事萬物，無遠弗屆，就是偉大的修養。「捨身飼虎」的故事，曾經對慈悲二字作了最顯明的註解。今天的悲劇是什麼？並不是大家沒有「捨身飼虎」的精神，便如何嚴重，而是人類竟把有生俱來的那點慈悲都給忘了、扔了。事親不孝，謀事不忠，處處不捨得本身九牛一毛的利益，而以他人之九牛增自己之一毛。「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我們看過「弘一大師傳」，也許可以回頭走進自己的良知裏去。「佛度有緣人」，如果讀過書後能有如此一丁一點粗淺的覺悟，何爾不能以「有緣人」自居？弘一大師豈不又藉我們的這身「臭皮囊」復活一次？那豈不是又造就一件功德事嗎？人生的動靜行止之間，都含有仙心佛意，都有一片祥和的影子，無論坎坷流離顛沛造次，我們總擁有一點靈光，弘一大師曾把這點靈光發揮得浩大無邊，他也不過是凡胎所生的人而已，他曾經經過比我們一般人能經驗的更深的色相誘惑，人有人才，錢有錢財，少年得意，潛力雄厚，他竟能做出這麼大的犧牲，爲的是「傳一粒僧種」，我們焉能不興起無邊的感懷？

任何一件事的成功，都需要有面對宗教般的虔誠才行。糾纏了功名富貴的俗念，每每遺禍大衆；僅以專心一致的精神努力以赴，成就常在料想之外。弘一大師只要做一個和尚，他就盡一切心力去做個眞守五百戒的和尚，却自然而然的成爲一代高僧，立下連凡人都感佩並

且可以師法的風儀，對這種精神，一定要有所認識。

提到使李叔同出家的因素，有的人以爲是「超脫」，我以爲這種解釋太籠統含糊，我認爲李叔同變爲弘一大師，是「自然的趨勢」。李叔同爲什麼能發揮那麼多藝術方面的才華？與其說智慧高人一等，不如說在他心裏蘊藏了難以計量、火一般的愛。藝術與愛一向就有最密切的關係，李叔同心裏的那團火燃燒得太烈了，保不住了，變成各種的藝術形式表達出來，但是還是不能使他舒暢，他自然便以出家人的身份，去愛萬物，愛亙古不易的眞理了。爲了追求這個理想，爲了達到與他所愛者相結合的目的，他以極端刻苦自持的方式度其一生，由這種生活來淨化他的眼睛——心靈的眼睛，使他清清亮亮的看到他該走的路，看到纖塵不染的境界，難怪他在圓寂前竟興奮得紅光滿面，熱淚盈眶，說出「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偈語。這八個字也許不易言傳，然意境之高，誠令人悠然而神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閉眼想想，就够讓我們甩掉至少一日的煩惱。這八個字，看來好像靜態，却是最能激起我們滿足之情的字眼，大梵天的渾然境界，似乎眞的近在咫尺之間。

替人立傳，有立傳的難處。一個人，激不起作者的崇拜熱忱，作者就沒有立傳的興趣。有了興趣，可能又受到主觀崇拜狂熱的影響。替弘一大師作傳尤其困難，他本身是個戲劇化的人物，一不小心，就可能側重在戲劇性的表現上，而流入傳奇人物故事的俗套，變成眞正的佛頭着糞大煞風景。但要是太執着佛理，又淹沒了「文以人傳」的本意，反而變成弘一大師最不同意的「人以文傳」，又弄得讀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無緣一窺堂奧，豈不是顯得多此一舉？作者陳慧劍在寫作上的缺點是有的，比如說語言的運用，雖然白話，總不是一般清暢的口語。弘一生長在北方，又是望族出身，他說的話一定很有特性，但在書中所見，大多是沒有辦法從字詞特性上表現特殊地域風格的句子。只有一段參照夏丏尊所記弘一大師文章裏的對白有點北方味兒，不料鑲在書裏，反而有點不入調。再有的就是作者對弘一大師的崇拜之情過份溢於言表，顯得註脚太多，主傳不足。一個道地的傳記作者，最好是使讀者自己走入作者打開的堂殿之門，而不過份的表現說服的字眼。

## 本刊過期雜誌價目表

第一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二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三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四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五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六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二元）
第七期　一四元（原定價一二元）
第八期　一七元（原定價一五元）
第九期　一七元（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期　一五元
第十一期　一五元
第十二期　二〇元
第十三期　二〇元
一至十三期合購優待價一六〇元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註：第一期，第三期，第七期剩書較少，部份封面稍有污損，惟如有缺頁，倒裝者，仍可寄回更換。


作者陳慧劍也有他特別高於他人之處：第一，他本身對佛理就有相當的修養，全書不見不得體的外行話，對於佛理的闡述，無形中達到深入淺出的要求。第二，他對弘一大師所下的研究功夫很深厚，當得上「鉅細不遺」四字，至少在可能條件下，資料相當完備，所以讀起來無支零破碎之感。第三，作者自己私心以弘一大師爲師，雖然他們並沒有過實質的交往，但作者從手邊的資料中揣摩弘一大師的心境，並以我心相觀照。到有了深切的感受了，才寫在紙上，這種嚴謹誠懇的態度，使讀者不知不覺的浸淫在幾十年前名山古刹中弘一大師的境界裏。三册共計厚達六百五十六頁的書，包括了一小部份的書信和論文，讀起來自然流順，好像一滴水從山頂曲折廻轉滙入江河直奔大海，其中變化萬端，却又自然貼切。

如果要以最簡單的字句表示我從弘一大師傳中的收穫的話，我願意再重覆他圓寂前的那兩句偈語：華枝春滿，天心月圓。